

在梵文夏令营中的说话

刚晓

开营仪说话

各位菩萨：

欢迎各位来参加梵文夏令营。

现在中国人对佛教，相对来说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，都不陌生，不过，各位多是第一次来杭州佛学院，我还是给各位介绍一下。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，我就从最先说起。

杭州佛学院的前身是武林佛学院，武林是杭州的旧称。当时是太虚大师让妙钦法师、演培法师过来实施的，这是1946年的事儿。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不过他的一生，活着的时候，着实失败，左冲右突，可任何事情都没有干成：他的佛教改革失败了，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；他在净慈寺做方丈，惹出了一场乱子，收不了场……他去世之后，倒是一面很好的旗子，于是大家就承认他是一代大师，扯他的大旗来作虎皮了。现在所谓的“人间佛教”旗号，还是打他的，来源于他那儿，可这哪里是他的“人生佛教”理念哟，现在这“人间佛教”明明成了让人们高高兴兴地在生死中轮回，这给佛教不是顶牛了吗？佛教是让人解脱的，可这顶牛的倒成了“佛教”~~好诡异的事儿。

妙钦法师呢，一个学期就跑了，主力就只剩下演培法师了。演培法师是一位了不得的高人，很有名的。他一个人顶着，着实吃力，于是太虚法师就又把另一位弟子会觉法师过来。这都是太虚法师武昌佛学院的学生。太虚法师的人格魅力是很吸引人的，弟子们还都遵从他的意见，他让过来，会觉法师就过来了。太虚法师说，你来当院长，于是会觉法师就是院长了。草创期嘛，人事制度随意了些，没有事儿的。

当时的老师，还有一位若瓢法师，他是一位画僧，在太虚法师当净慈寺方丈时候，他是知客，太虚法师办佛学院，比较赶潮流，啥课都要开，科学、艺术等都要教，让若瓢法师也过来了。但若瓢法师这个人呢，艺术家的气质太浓了，给人们心目中的僧人的形象格格不入，于是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坏和尚。

1947年一年，到1948年，另一位重要的人物登场了，就是巨赞法师，他是1931年在灵隐寺依却非长老出家的，极有才华的一个人，他出家之后，后来不是抗日战争嘛~~巨赞法师就奔走各地做抗日救亡活动。到1948年他回到杭州，现在知道了，巨赞法师其实是地下党，回来是为了解放杭州，但当时人们不知道啊。他回到灵隐寺，却非长老知道他的才干，就说你来当武林

佛学院的院长吧，于是他就成了院长，巨赞法师本是杭州灵隐寺的，这就是强龙，会觉法师悄无声息就不再是院长了，于是他就去上海静安寺佛学院了。

巨赞法师一共当了几个月的院长，就干了一件事儿，把武林佛学院给解散了。他知道杭州要打仗的内情，别人又不知道，刚好趁着却非长老去世的当口，就解散了武林佛学院。现在我们书上说巨赞法师创办武林佛学院，其实是他解散武林佛学院，他当了一下院长这倒是确实的。（后注，根据又见到的资料，巨赞法师确实是创办人之一，以后当再修正。）

随后杭州佛教教育就断了档，这是解放后的社会现实嘛。咱们中天竺当时是改成了一个温度表厂，在1995年的时候，中天竺交给佛教协会管理了，佛教协会就物色管理者，最后是找到了光泉法师，1997年他正式到中天竺来。因为光泉法师一直在佛学院，所以才到了中天竺，就想办杭州佛学院，不过宗教局说刚开始嘛，先办培训班试一试，这就是“杭州僧伽进修班”，条件也很简陋。

中天竺这个地方当时也没几个人，因为没人能住得住，说是闹鬼，有一位晚上在院子里散步莫名其妙被打了，可边儿上根本没有人哪，谁打的？不知道啊。天亮后撩起衣服看，发现后背竟然都被打青了，真是出了鬼了。年轻人火力旺，只能办学院招年轻人来住了，年轻人住着倒一点儿事也没有。

到2006年，国家宗教局终于把“杭州佛学院”给批下来了，这手续办得时间也确实长了些，但好歹有个结果了。他们还给批了个特殊的专业——艺术，他们说文革后恢复佛教，第一步当然是先把一些庙给重建建，把当时砸掉的佛像再塑塑，可是几十年下来，发现建的庙也不好，塑的佛像也不好，就想培养些这方面的人才，而中国美院在这里，我们能够借用上他们的师资。也好。我们现在艺术院已经毕业了一批了。

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叫法云校区，原来这里有个村庄，叫法云村，法云是佛教中菩萨的一地，挺好，我们也就这么叫了。

当初这后边儿还有一个苦庙，不是正规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，但也有一些信众过来。这里后来被百大集团拿过来搞旅游开发了，可真是奇了怪，他们坚持了八年时间，始终没有游客过来，灵隐距离这儿只这么一千多米，但游客硬是没人过来，百大集团实在撑不住了，他们就不做了，于是杭州市政府就收回了这块地，卖给了佛教协会，三十万块钱一亩，在杭州这价格就是象征性的了。这个山洼，总共是一百七十亩，都给了我们，我们就盖了这个佛学院。是2009年9月落成的。当时我们计划有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，要三周星建成，结果第一期刚建好，遇上了西湖申遗成功，我们这儿也在西湖范围之内，就多少年不准动，于是第二期、第三期就停下来了。但总是有机会的，我们保持着极大的耐心来做这件事。

杭州佛学院现在有学生142位，应该来说，在中国汉地各佛学院中，还算是人比较多的。不过我们的同学分住了好几个地方，法云校区这儿只住了五十多位，中天竺还有两个班级在那儿，女众部在三天竺，今年我们还有艺术研究生住在灵隐寺去了。一百多人分开住好几个地方，这是

杭州的现实使得只能这样的。

杭州佛学院办了好多好多的活动，学术活动，我们年年坚持，今年已经是十三届了；讲经交流，基地落在我们这儿，等等，这也确实有点儿左冲右突的味道，为啥要这样呢？我们想为当下的佛教寻摸寻摸，我们不知道佛教现在该往哪儿去啊。

八十年代，咱们中国有一个所谓的文化黄金时代，我们刚从文革中走出来，搞改革，这一打开国门，马上传过来了西方的各种思想。我们的传统文化，因为刚被我们自己砸掉，让转这个弯，一下子还真转不过来，这时候西方思想都进来了。其中佛教也是传统之一啰，是坏的，基督教是西方的，虽然传过来也不短时间了，但它始终没有汇入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所以也就没有中国传统的包袱，人家反而可以光明正大地传，到现在看中华大地被基督教全都占领了。目前国家政策在调整，让中国传统文化来发挥点儿所谓的“正能量”，当然了，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着，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出点儿成果。

现在佛教界呢，笼统地说，还算是中国第一大教，不过大多是不知道到底啥是佛教的佛教徒，是自以为是佛教徒，这是零点公司调查得出的结论。信徒众多，但专业的宗教教职人员，也就是出家人，不多，国家宗教局、中国佛教协会，他们公布的数据，多少有点儿误差，二十万左右，藏传有十二万，南传不到一万，剩下的就是汉传的。这数字在历史上看，是最少的，以前大法难的时候，一次能还俗三百万、二百万，但这数字可信度不高，为啥，因为它是官方的，我们官方数字夸大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。方广錡教授说，国家工程是天然的豆腐渣，永乐大典是、四库全书是，佛教的历代官修藏经，也可以说几乎全是。咱们拿现在的来说，比如玉佛寺、灵隐寺这样的大庙，出家人一百多，相应的工作人员差不多也得这么多，甚至要比出家人多，这样才能转得开圈儿呀。他们算被强制还俗的人数的时候，是把工作人员也算到里头的，以前农业社会，给寺庙种田人人家也算到里头的，夸大成果是必然的。所以说现在七、八万出家人，也行的，因为开放的寺庙才三万多所，这数字也是官方数字噢。

佛教现在虽然还算是中国第一大教，但有许多所谓的佛教徒，是信佛、信法不信僧，佛是好佛，法是好法，和尚是坏和尚，这就是所谓的“二宝居士”，他们不给和尚打交道，只自己折腾。说实在的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也以为和尚是坏蛋。我是九〇年出家的，当时呢，官方对佛教有一个要求叫“僧要像僧，庙要象庙”，我就觉得其实不像僧的是大和尚，因为按照典籍中的说法，和尚应该做的事儿是参禅、念佛、弘法等事儿，而大和尚们天天在干啥？天天在开会啊，人大开会、政协开会，佛教协会开会；天天到处化缘、参加法会，这儿开光、那儿升座。还有像大和尚干脆就是三陪，陪领导、陪护法等等，书上没有说这些是和尚该干的事儿啊。当然了，现在我年纪大了，知道大和尚们这样其实是菩萨所为，这不是不该干，恰恰是该干，他们辛苦给各方打好交道，才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修学环境，当初年轻不懂事呀。

现在佛教说实在的，不是太好，想做点啥事儿，很难的。比如说咱们开梵文公开课，当初我找钱江晚报给我登个启示，杨记者写出稿子要交给宗教局审稿，宗教局马上给我打电话，咋没有

报告呢？我见好多地方办夏令营，哪知道还需要打报告，那我就给补打报告。这次办夏令营，我就报告也打，让杨记者在西湖小蛮腰同时给发出来。宗教局给回话提了几个要求，不要宣传什么的等等好几条。

咱们这事儿还这样麻烦，那影响更大的一一现在这段时间少林寺永信法师的闹腾，为啥好事儿不让宣传，坏事儿咋随意能登呢？何况真真假假，哪一件落实了？像财产问题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在九华山多年，银行里九华山佛学院的钱，一直得用圣辉法师的名章，你一查确实是圣辉法师的名字，但能说是圣辉法师的钱？他那时候离开九华山佛学院已经十多年了。大寺庙里的钱，每年都有审计，政府能不知道？基本上不会出啥大差错的～～小庙里倒是有可能出漏洞，因为钱实在太少，信众给的是现金，基本上没啥帐不帐的。少林寺是有影响的大庙，也是这样的，帐目上我感觉不会出啥大问题，当然感觉只是感觉而已，与真相无关。

现在我是真的改过来了，觉得大和尚们的所为其实无可指责，可大多数人没有改过来这个心态啊～～都认为和尚就应该不问世事，念佛清修，最不济盖个庙呀啥的也行，说这才是出家人该干的事儿。像永信法师这样做，民众在心理上觉得不是和尚该做的。就像文革后不久有人提出要给教师加工资，某领导人说：给教师加工资，不是国家拿不出这点钱，这根本就不算个啥，国家完全能拿得出来，但老百姓心理上接受不了给教师加工资啊，觉得给你们加工资是不应该的，你们干的那点活儿，根本不配高点儿的工资。就是说，喝狼奶长大的这代民众，他们心理上接受不了这才是关键。

其实，历史上和尚推广佛教啥样儿的手段没有用过？但“选择性宣传”误导了民众啊！

实在来说，放心，即使落实了永信法师私德不好，是个坏蛋，这又能对佛教咋样儿？佛教历史上不好的事情出得也不少，甚至还有极其恶劣的，但佛教不还照样存在吗？人是一个健忘的东西，热闹一下子马上就忘了的。历史上的高僧，坐过牢的多了去了，唐代为南宗禅弘扬出力最大的神会大师、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等等，都是坐过多年的监牢。更不必说解放后坐过牢的了，比比皆是，我师父也坐过，坐了十七年，又能咋样儿呢？

当然了，我也见到网络上有一个说法，还蛮流行的，它是把《人民日报》上批退而不休、老人干政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重要场合说佛教好话联系在一起。这也只是一个解读而已，但我心理上愿意接受这个说法，原因是啥？没有，我高兴接受而已！

我听见有人小声嘀咕“好事儿不好登而坏事儿随意宣扬，这是为啥”？不用嘀咕了，我给你答案：因为人坏嘛～～人根本不是好东西，佛教中之所以说人道是好的，是因为我们是人，佛陀不能打击我们，所以说我们好，说你是好东西你就是好东西了？人爱坏事儿，所以坏事儿能够随意传播而好事儿宗教局管着就传播得极不顺畅，甚至传播不出去。说到这儿了，我们读读佛教史，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的。

现在的佛教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佛教人士没有话语权。当然了，有太多的和尚，他们自己对佛教说不出个道道儿也是一个问题。咱不说普通人，单说社会精英，比如说学者们，他们

也鬼扯。比如楼先生，他和方先生、杨先生、黄先生，现在号称“四大天王”，方先生刚去世，惯称的四大天王现在不全了。楼先生其实讲得确实是有问题的，比如说《利科北大演讲录》中收有一篇他俩的对话，楼先生讲的就很不严谨。我觉得有失中国佛教的水准，于是就把他的文章复制下来，一段段加注，这一段错在哪儿，下一段又错在哪儿，我写成后人家都没有给发表，于是我给登在自己编的杂志上。我手边有好几本杂志，虽然不是什么核心期刊、cssci之类，但也是正规出版物。

现在我们办夏令营，梵文夏令营，说实在的，只这么一周时间，大家又能学多少梵文呢？梵文是极其复杂的，而且，夏令营嘛，不是专门上课，还应该有不少活动的，所以，我只是期望大家在这一周里，知道一下梵文这么一种语言现象，把这当成一棵种子，到有机缘的时候能够发芽。以这个夏令营为契机，通过梵文这个语言的门道，再进入佛教里。你们都是硕士、博士，还有博士后，以后有相当大比例是要进入学术界的，进入学术界之后，我很希望通过你们的话语权，宣扬正确的佛教，作为我们弘法利生的外援。

阿弥陀佛。

闭营议说话

各位菩萨：

觉得是转瞬之间，一周可就这么过完了～～

这一周里，各位菩萨初步见识到了梵文的基本语言现象，大家是生起了无限的挫折感呢，还是被它激发起了要战胜它的念头？被它击退、生起挫折感，这我见到得比较多，我觉得应该算是常态，我不吃惊。要是被它激发起了您必胜的信念，那么，我们该为之一击掌才是，按外边儿的说法，就是真要浮一大白啰。我希望各位都是被激发出斗志而不是生起了无尽的挫折感。

这次梵文夏令营今天就结束了，希望各位菩萨回去以后能够把梵文学习继续下去，让这次梵文夏令营种下的梵文种子开花、结果，而不是保持休眠状态。

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办梵文夏令营，可能有做得不够周全的地方，就望各位菩萨多多谅解了，希望各位能够把改进建议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多多留意，尽可能的不在同一个地方再摔第二次跟头。

希望各位菩萨以后继续关注杭州佛学院的各项活动——比如我们的梵文公开课，还是会继续保持下去的。至于夏令营，得看具体情况，杭州明年要开G20会议，所以可能明年的夏令营活动很难举办成了，到时候我们会再策划一下，看到底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做，或者冬天做冬令营也未尝不可。不过请各位放心，只要是激发文化活力的活动，我们都是会积极举办的，到时候希望各位还能参加。

佛教是把我们都划到“有情”里头的，所以，我们希望和各位继续保持联系，而且是更密切

的联系，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把一切都渐渐淡化掉。希望各位以后也多回杭州佛学院来看看，把你们在梵文学习中的喜悦，